

服饰里的柔情

马珂

六七里地的一处山坳里，有座规模不小的军工企业，厂区内有冰厂、电影院，还有灯光球场和百货大楼。没课的时候，同学们总爱三五成群去厂区闲逛。有回我在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前看见一款自己喜欢的红色背心，价格为一元六角，很想买上一件。因苦于一时拿不出这笔费用，只能一天从饭菜票里节省，可又担心这款背心售罄，只好每天中午步行去那里看上一眼。直到十多天后才凑足这笔费用把背心买了回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款“大地牌”风衣的广告在纸媒和电视上搅起风潮。画面上一对戴蛤蟆镜的青年男女相互依偎并肩而立，浅灰色的风衣在微风的鼓动下格外潇洒，看得正值青春年华的我心潮澎湃。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已开始在校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偶有稿费收入囊中，于是汇款邮购了一件。深秋的日子穿上它在校园中行走，总能吸引关注的目光。记忆深刻的是某个周末与两位同学相约去市里闲逛，返校途中突遇大雨。猝不及防中我果断扯开风衣张开双臂，将两位同学一左一右揽入怀中。那个场景虽过去多年，却一直存留心底。

大学毕业恰逢夏日，着一身短

装上了海岛。海南是个没有冬天的地方，临近春节回家时跑遍海口的商城均无羽绒服和棉袄出售。只好写信给家乡的父亲，要他从内地购买再走邮路。当年父亲买了件厚实的米黄色棉袄和毛线长裤寄到我工作的报社。放假时拎着行李坐海轮坐汽车坐绿皮火车一直过了广西柳州才添上毛裤和棉袄，一身鼓鼓囊囊地回到家里。后来，这身衣装一直陪伴我在春节期间往来于湖南和海南两地，成为人生中难忘的经历。

在北京工作的那些年，冬季特别寒冷。上下班走在路上，脸和脖子冻得发紫。为抵御风寒，我买了翻毛皮鞋、羊皮手套、羊绒围巾和一顶东北人戴的大毛帽子，穿戴着往返于上下班的路上。一如电影《林海雪原中》的人物。离开北京回湖南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把这套服饰带了回来，珍藏在我的衣柜深处，留存着一段独特的回忆。

衣橱里还有一套服装，承载着我与老作家谭士珍老师的深厚情谊。那是2023年4月，我应湖南省怀化市委宣传部和怀化市读书协会邀请，到怀化广播电视台录制大型读书节目《阅读沅水》。因天气突变，身居怀化、九十高龄的谭老师想到我出门时所带衣物不足以抵挡怀

化的风寒，去商场根据推测给我购买了一套驱寒的服装，晚上送到我入住的宾馆，未料试穿后刚好合身。谭老师著作颇丰，是长篇小说《朝阳花》的执笔者。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2019年，他与湖南省十位老作家一并荣获了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从事文学创作70年”荣誉证书，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为表彰对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作家所颁发的奖项；2020年，他又因年轻时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而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功勋作家。与他相识时我还是个高中学生，而他是怀化地区文联副主席，并兼任我所在的湖南省沅陵县委常委。年龄悬殊的我们却一见如故，他一直对我以“小弟”相称，成了忘年交。

因为姓马，如今的对意大利保罗牌服饰情有独钟。我喜欢服饰上扬鞭策马的标识，它仿佛给我力量，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砥砺前行。



走出海口机场，我决定去儋州东坡书院看看。

进了三角形大门，视线突然开阔，园中呈现一个偌大的湖泊。园内除我之外，只有4名甘肃口音的游客。他们的导游是一名梳着三七开分头的男士，手执长约一米的竹鞭，时不时举起“竹鞭”比划几下。“三七开”指着湖对岸灰瓦绿檐、素白墙身、仿佛一幅水墨画的建筑说：“春梦湖对岸的白色建筑就是原来的‘东坡书院’，面积约46亩，是苏东坡贬谪儋州期间讲学、会友的场所。当时那里是一片原始森林……”绿茵茵的草地上，间或就有东坡诗词。上卫生间，居然在墙上发现了东坡诗词牌，每隔一米就有一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顺吉贝路往西北方向的中和镇走。公路人影稀疏，两侧是椰林、香蕉林、田野。艳阳下，黎族妇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正在田里插秧，或者种胡萝卜、芥兰，收地瓜、辣椒。走到十字路口，房屋渐多。“儋味一家饭店”“东坡桥饭店”“东坡湖饭店”一一展现。墙上菜单上有：东坡玉糝羹、东坡酒煮生蚝、东坡醉蛤、东坡绵蹄、东坡荷香肘、东坡扣肉、东坡红烧肉、东坡三色豆腐、东坡凉粉、东坡鱼、东坡饼……

在中和镇西南隅的一条小巷子，看见了路牌“桄榔庵路”。桄榔庵是苏东坡贬谪昌化军时住了三年的处所。

小巷尽头，出现了田野、椰林、桄榔庵遗址。遗址现在是一个围起来的施工场地。一台挖掘机在作

儋州奇遇记

石维明



草原秋色 李海波 摄

业。一些工人正在进行水池清淤、栈道砌砖、外墙装修、电线安装等工作。东坡或许没想到，千年后会有人在复制他当年生活的场景。

我正用手机拍照。一个头戴安全帽、鼻梁上架眼镜、手持蓝色文件夹的瘦高个上来就盘问我，问了一些比较“哲学”的问题，譬如：“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然后晃晃文件夹说：“桄榔庵遗址纪念馆正在赶工期！施工重地，禁止入内！”

离开“施工重地”后，发现太阳已经收回去了，乌云在上空聚集。附近院落有炊烟缓缓升起。我这才想到“返程”问题！

在手机上操作网约车，没人接单。手机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提醒我提高网约车价位。依计而行，仍然没有人愿意接单，再提高价位，还是没有人接单。天色逐渐黯淡下来，我开始紧张起来。一个牵着背书包学生的汉子走过，我向他询问。汉子摇摇头说，没有用，这儿没有网约车，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又说：“离儋州40多公里、离白马井20多公里，你要自己考虑安全问题。”

可以想象，昔日苏东坡贬谪于这个荒凉之地时，心儿是多么悲凉，多么无助。

一位抱孩子的少妇路过，我又打听。少妇指着100多米远的街边停着的一辆深灰色的奇瑞轿车说，你去问问吧。

奇瑞轿车那儿没人。天色越发阴沉，越发黯淡。终于一女士从屋子里推门出来。我问她可不可以跑一趟白马井火车站。女士回头向平房里吆喝，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士穿着拖鞋出来，女

士和他说了几句我听不太懂的方言。男士说100块钱可以跑一趟。然后回去换了一双旅游鞋，坐到驾驶位。男士自我介绍姓黄。递烟给我，我说不会。无意间发现黄先生在不动声色地瞟我。

远光灯下，公路清静，没有机动车，也不见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天空划过闪电，接着传来一声炸雷，雨哗哗地下来了。挡风玻璃上雨刮器发出吱吱声。

在这个雨夜的路途上，我又想起了东坡先生。宋元符三年(1100)四月，苏东坡谪居昌化军三年，朝廷大赦，东坡复任朝奉郎。但，人生无常。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东坡于北归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

一个急刹车，黄先生急急地说，“路上躺了一个人！”

地上弯曲着的人是一名50岁上下的男子，穿了雨衣，头上、身上仍然湿漉漉，手上有皮外伤。黄先生和他用方言交谈，然后告诉我他是由于路滑翻车，需要把他带到白马井诊所包扎一下。我们把男子抬到副驾位置，我给他扣上安全带，把电动车放在后备箱。

车又启动了。我坐在后排，手里攥着的手机一直停在“110”位置。经过了难熬的20多分钟，看到了白马井高铁站的灯光。我松了一口气。向黄先生支付了两倍车费，让黄先生带男子去包扎。

半个多月后，我接到一个语音电话：“桄榔庵遗址纪念馆今天举行了揭牌仪式。你找个时间再来看看，肯定不一样啦，我免费来白马井高铁站接你……”那是中和镇司机黄先生打来的。